

子安：光阴的故事

——“看见”藏书票的背后

文/张桂森 互联网事业部

中国藏书票史上最大一笔收藏

“有专业的文件盒，国内很少有。这个盒都是定制的，上面都会写着自己的名字，还有画家的名字。比如说这个藏书票擦成一落，有一个纸套，在纸盒里放好，立起来摆在书架上，基本上这个东西在他们家摆了三四层楼，每一层楼都有很多，打集装箱运回来的。”

在见到子安后的第一个话题便是急于向他确认关于荷兰藏书票藏家将整体收藏转让给国内著名藏家马未都之事，因为这笔交易的牵头人就是他。几年前，一位拥有 12 万余张藏书票的荷兰藏家找到同为藏书票藏家的子安，说希望这批藏书票打包出售。

这位荷兰藏家希望能有博物馆级别的藏家接手这批收藏，因为在每张藏书票的背后，都有着藏家自己的详细记录，这意味着一个藏书票藏家倾注的毕生心血。子安为这批藏品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观复博物馆创建人马未都。

从 2001 年第一次在瑞士日内瓦的旧书店无意间买到第一张藏书票算起，子安把玩藏书票已有 10 几个年头。在这 10 几年中，他满世界跑，加入了德国、美国、英国等几个国家藏书票协会，每年都去参加国外的藏书票大会，在大会上和藏家、画家交流，交换作品。十几年间，子安收藏了上万枚藏书票，每获得一张方寸小纸片，他都会拿着放大镜仔细把玩，从主题、构图、技法上解读艺术寓意，又翻阅很多资料，考证藏书票的作者和票主之间的故事。



子安工作室

“《牛津英语辞典》简称为 OED，被誉为‘辞典圣经’，其首创主编是苏格兰语言学家詹姆斯穆雷，因此，OED 有时也被称为‘穆雷辞典’。此票就是穆雷生前的自用藏书票。该票作者是北爱尔兰地区有名的版画家约翰·温尼康，他曾多年为当地的马克思沃德印刷商担任艺术总监。温尼康所制作的大量藏书票延续了英国纹章的风格但不拘泥于传统模式，而是在艺术语言中更深层次挖掘各元素背后的含义。温尼康曾说：‘藏书票是目录学里一颗冉冉升起的金星，在藏书巾中贴上一枚精致娇小的藏书票已成为流行时尚。’”

“看见”和“读懂”藏书票的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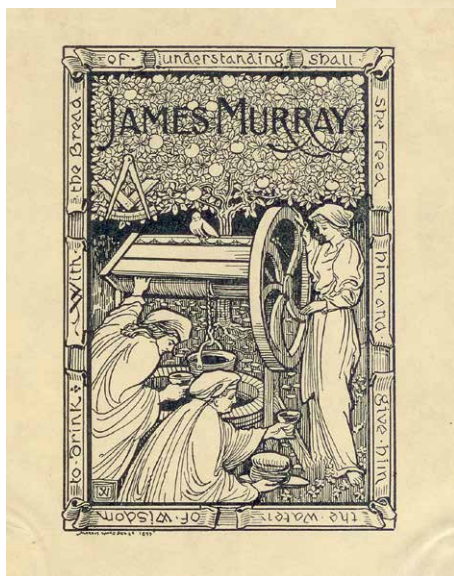
在子安看来，藏书票的乐趣在于藏书票本身有非常私密的部分，这也是它和版画之间的区别所在。尤其是西方的作品，有时候看画面不可能一下就能完全理解其中的信息，最好有能力查阅一些资料。而这一切正是子安的乐趣所在，为了挖掘这些藏书票背后的故事，子安还已经出版了几本关于藏书票的著作，颇受欢迎。毕竟在国内，专业介绍国外藏书票这种“舶来品”并不多见。

“狄更斯藏书票上的雄狮是其家族的纹章。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藏有一本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家谱。狄更斯从家谱中得知在1625年这枚纹章最初是被授予一个当时生活在伦敦的威廉姆斯·狄更斯。这位先人将此纹章标示于自己大部分的私有财产上，包括家里的银器等物品。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英国文学的黄金时期。一个名叫约翰·奥弗斯(John Overs)的伦敦工匠为狄更斯设计了这枚藏书票。”

子安为记者展示的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藏书票”，他说19世纪中后期，纹章在英国藏书票中的地位开始削弱。相反，形式多样、题材丰富，以人物、风景、图书馆、书籍等为主题的“图画藏书票”应运而生。而狄更斯的书票画面简洁，剔除了早期传统纹章“雅克宾式”(Jacobean)或“齐彭代尔式”(Chippendale)中的大量的纷繁



查尔期·狄更斯的藏书票



《牛津英语辞典》"Murray 辞典"藏书票



藏书票展示

复杂的花饰、绸带等装饰，唯独保留了票主的纹章和票主名。这恰好符合票主对待往昔那暮日图穷的旧社会的鄙弃态度。

而在众多藏书票当中，几大主题的分类贯穿其中：西方的《圣经》故事，希腊神话、音乐主题，情色主题等。“情色主题是特别大的一个主题，这是藏书票的一个特点。因为情色是非常私密的一个东西，夹在书里面，不是说给别人看，而是留给自己看的，就是这样衍生出来这么一个主题。当然我的店里不能摆这些，不好给自己‘找事’。”子安说到。在帮马未都牵头购入荷兰藏家的那一大批藏书票后，平时除了在方家胡同的“子安 Print shop”小店待上一待，子安还有很多“活”要干，最首先面对的棘手问题就是资料的整理。

“前期工作扫描、录入，整理完了。现在准备出图册，更细致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关键是相关资料不好查，比如藏书票所涉及的一些国家的信
息，能查到的资料网上肯定没有，这批东西过来也有一千多本书，这些资料挺多，但是需要查，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且很多都不是英文的，都需要翻译。”子安说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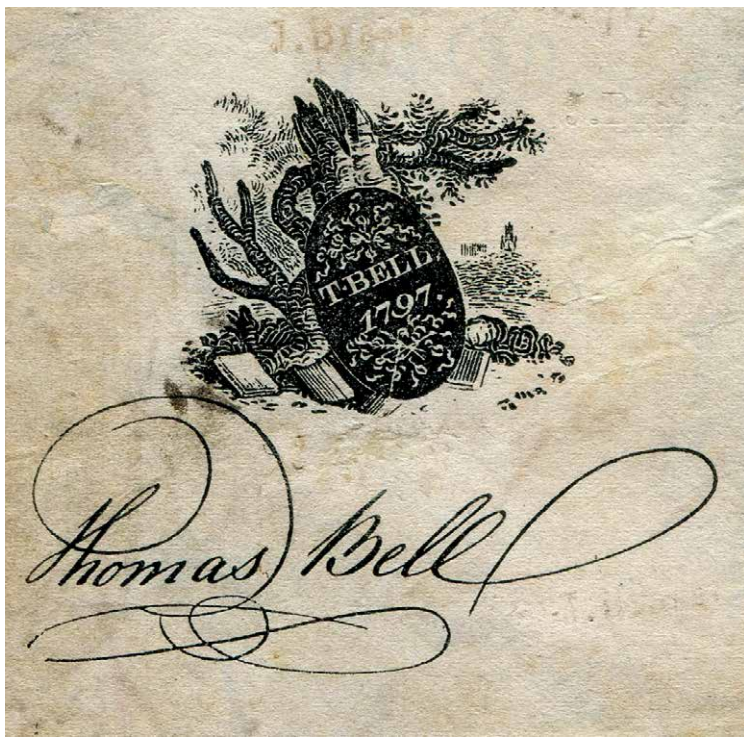
大英博物馆在19世纪末的时候曾经收到一位爵士的一批藏书票捐赠，

那批藏书票有8万多张，之后大英博物馆用了5年的时间把这些藏书票录入，记录下来每张的信息，编辑成了三本索引。

如何判断藏书票的价值

而在这批荷兰藏家的12万张藏书票的量看，工作量无疑是比较大的。“在这批藏书票当中，最有价值的可能是最早的一批东西，比如像15、16世纪德国最初的那些版画鼻祖们，丢勒、克拉纳赫的作品都有，纽伦堡第一代的那些作品都有。另外，埃舍尔的藏书票也有几张，但是不多，因为埃舍尔本身做的藏书票也不是特别多。”

如何判断一枚藏书票的价值是大部分藏书票友会遇到的问题。在子安看来，除了看是不是名人作品外，判定藏书票的价值，首先是技法，因为从技法上能分辨出当时的制作成本。“比如说铜版、石版肯定是成本最高的，木刻相对低很多。而印量到底是多少张，这个就很难考究。如果完全是靠某人对一位画家作品感兴趣，可能去找，去研究到底这一版有多少张？比如鲁迅很喜欢的珂勒惠支，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收藏，这位画家有的作品能印到八版，什么意思呢？出版之后印五十张，之后又印八个五十张或者是八个一百张。具体怎么判断这是第一版？



风景纹章藏书票



罗斯福的藏书票感知信仰



瓦雷里的藏书票



藏书票展示

因为初版肯定是价值最高的，可能和第八版之间的价格差几十万，但是怎么去判断需要很专业。”子安说到。

十几年来，子安先是从当时在旧书摊上、书店里，慢慢开始感兴趣，开始收集。买进卖出，前前后后，几万余张。子安坦言玩味的是其中的乐趣。“现在基本上像我十年前收藏的一些作品很多都卖掉了，现在收的跟五年前的作品又不一样，而且我现在很少会有意识去购买一些作品。尤其是在帮助马未都先生收购完这批东西之后，觉得并不是非要把哪幅作品据为己有或者是摆在书架上，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更多，藏书票背后的故事反而是更重要的，也更需要被挖掘的。”

虽然藏书票近几年在国内越来越受到更多人关注，但对大多数人来讲依然是非常陌生的，方家胡同的“子安 Print shop”小店的客户依然 80% 以上是老外。据资料显示，亚洲最早制作藏书票的国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藏书票与传统的浮世绘结合，形成独特的风格。而中国的藏书票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从日本传入的，鲁迅倡导的版画创作运动推动了中国藏书票的发展，木刻家李桦组织的现代版画会在

进行版画创作的同时也创作藏书票。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才正式成立，参加了国际藏书票双年会。

“国内藏书票的收藏一直不断地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确实没有我想象的快。可能需要这么一个契机，比如说大收藏家投入更多来做这个事情，来普及这么一件事情，肯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因为藏书票确实不是中国的传统，非要强迫老百姓突然一下子了解这些东西也不太现实。我们在国外上学，会一些外语才能有一点交集，一般的老百姓对西方文化了解没有那么多，强加给他这个东西，他不可能马上接受，这个需要时间。包括创作方面，各个方面肯定不如欧洲，因为欧洲有五百年的创作历史，收藏的时间也有大概一百多年。中国说实在就这十几年才开始，各方面都在往上走。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国外的版画家都来中国办展览，确实有这么一个市场，我们现在出去参加世界藏书票大会能有 1/3 甚至一半的与会者都是来自中国，中国的藏家增长速度其实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其实国外同样面临一个问题，藏书票可能‘老年人’玩得更多，在年轻人那里，同样越来越少人会关注。”子安说到。